

民俗札谈

炸年货的“静音”模式

■王伯见

在老家那片广袤又充满烟火气的土地上，过年的讲究就像地里的庄稼，一茬接着一茬，每一样都饱含岁月沉淀下来的韵味。其中，炸年货时不能吭声的规矩，简直就像被施了神秘咒语，在一辈又一辈人的年节里牢牢扎根。

我家住在豫东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不大，可一到过年，那热闹劲儿能把整个村子撑得满满当当。小时候，刚迈进腊月，村里的婶子大娘们就开始念叨要准备年货了，而炸年货则是这场年货盛宴的重头戏。

我家的厨房，是一间带着土灶的老房子，那土灶黑黢黢的，可在过年的时候，它就是家里的“魔法炉”。母亲总是在炸年货的前一天，把各种食材都翻腾出来。花生是自家地里刨的，颗颗饱满，仿佛在咧着嘴笑；芝麻也是从院子的小角落里收获的，那小小的颗粒，香气扑鼻；那肥得流油的五花肉，是刚宰杀的自家养的猪身上的精华，看着就让人直咽口水。

终于到了炸年货的大日子。天还没亮透，父亲就在土灶前忙活了。他把晒干的玉米秸秆和木柴抱过来，整整齐齐地码成一摞。这些柴火，就是开启这场美食魔法的燃料。母亲呢，早早地系上了那块洗得发白的围裙，站在灶台边，眼神里透着一种特别的专注。

锅里的油开始升温，发出“滋滋”的低吟，仿佛在预热一场盛大的演出。母亲先把切好的五花肉放进油锅，瞬间，“噼里啪啦”的声音就像鞭炮一样炸开，油花欢快四溅。我兴奋得眼睛都直了，刚想喊出声，母亲眼疾手快，一把捂住我的嘴，压低声音说：“可不敢吭声，记住喽，吭声就炸不好啦，这一年的好运气都得跑喽！”我吓得赶紧点头，心里却像揣了只小兔子，既紧张又好奇。

炸年货的过程，漫长又充满诱惑。厨房里渐渐弥漫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香味，那是肉香、面香、油香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馋得我肚子里的蛔虫都开始抗议了。我眼巴巴地盯着锅里翻滚的食物，它们在油里不断地变换着颜色，变得金黄诱人。

有一次，我实在憋不住了，刚张开嘴，母亲就像背后长了眼睛似的，一个眼神飞过来，我立刻像被点了哑

穴，赶紧闭上嘴。可那股子馋劲儿实在让我太难受了，我灵机一动，假装咳嗽，想借此机会发出点声音。谁知道，这一咳嗽，反而把自己呛得眼泪直流。母亲又好气又好笑，递给我一杯水，还是没让我吭声。

在炸年货的时候，母亲还会炸一些面疙瘩。她把面粉加水搅成面糊，然后用筷子夹起一小团，小心翼翼地放进油锅。面糊一碰到热油，就迅速膨胀，变成一个个金黄的小团子。我看着这些小团子，心里直痒痒，可就是不敢出声。

父亲不停往灶里添柴，那认真的样子，就好像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突然，他不小心把一捆柴弄倒了，“哗啦”一声，声音特别大。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炸货肯定要遭殃了。母亲皱了皱眉头，看了父亲一眼，父亲尴尬地笑了笑，赶紧把柴重新码好。神奇的是，锅里的炸货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依旧欢快地在油里翻滚着。

炸年货的时候，家里特别安静，只有油锅里的“噼啪”声和柴火燃烧的“呼呼”声。这种安静，带着一种别样的庄重，就好像整个世界都在等待着这些美味的诞生。

小时候不懂事，对这个不能吭声的规矩充满疑问。有一次实在忍不住，炸完年货，我问母亲：“为啥炸东西不能吭声啊？”母亲笑了笑，说：“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说声音会吓跑锅里的‘福运’，炸出来的东西就不好吃了，家里也会少了福气。”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虽然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但还是选择相信母亲的话。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这个规矩有了更深的理解。在那个安静的厨房里，一家人都在默默地为过年做着准备，大家眼神交会，传递着一种无须言语的关爱和温暖。

现在每到过年，超市里就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年货，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少的，就是那充满烟火气的炸年货的味道，少的，就是一家人围在土灶前，遵守着那个神秘规矩的温馨时光。

过年炸东西不能吭声，这个看似简单的规矩，就像一根无形的线，把我和家乡、和亲人紧紧地连在一起。

凡人心语

新年献词

■许子

大海将天涯还给月亮
他乡将游子还给故乡

流水将对岸还给生活
梦想将真实还给面孔

奔波将美梦还给夜晚
嘈杂将嘈杂还给钟声

孤独将热闹还给身体
苛责将理解还给包容

再见将遗憾还给感动
过往将烈马还给余生

北方的大雪就要来了
我的意思是心头的篝火
就要被点燃了，春天的嫩芽
正在冒尖，对新春的向往
也一样

回家过年

■张威

村头的一棵柳瑟瑟发抖
我知道
母亲一定在那里等候
飘飞的雪花
也许迷蒙你的视线
凛冽的寒风
也许刺痛你的渴盼
远远地
透过稀疏的枝条
一个孤独的身影
拄着拐杖翘首张望
我早已打开车窗
伸出手臂挥舞
可惜母亲看不见
停车上前拥抱
母亲一身冰寒
搀扶着母亲
我步履蹒跚
妈呀 天冷
孩呀 心暖

小巷里雪已扫净
长长的鞭炮被点燃
噼里啪啦震落屋顶的雪花
硝烟弥漫了云天
踏着火红的石板路
掂着沉沉的挂念
见到熟稔的红漆门
父亲已经贴上春联
小院里堆起雪人
孩子们拽住衣襟
妻子端上菜肴
兄嫂拿来筷碗
弟弟烧旺炉火
全家围坐共欢
疲惫和辛酸
沉重和渴盼
此刻烟消云散
端详着父亲苍老的容颜
爸呀 辛苦
孩呀 团圆

往事如昨

童年剪窗花

■刘建峰

儿时的腊月，母亲总会拿出彩纸与剪刀剪窗花，把家里装扮一新。我像个小尾巴，紧紧跟在母亲身后，眼中满是好奇，嚷着要母亲教我。母亲温柔地笑着，在炕头铺上一块红布，将彩纸、剪刀一一摆放好。

母亲先拿起一张鲜艳的长方形红纸，她纤细却灵巧的手指轻轻捏住纸的一角，熟练地对折，纸张发出轻微的“沙沙”声。第一次对折，她压了压折痕，确保对齐；第二次对折，折痕笔直清晰；第三次对折后，纸张变成了一个小巧的三角形。我也依葫芦画瓢，可手中的纸却像个调皮的孩子，怎么也折不齐。我努力地对齐边角，小脸涨得通红。母亲见状，轻轻握住我的小手，耐心地指导：“孩子，别着急，慢慢来……”在母亲手把手的指导下，我终于完成了第一步，心中涌起一丝成就感。

接着便是剪图案了。母亲的剪刀在纸上轻盈地穿梭，只见她微微眯起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手中的纸，剪刀尖在纸上游走，发出轻微的“咔嚓”声。她先剪了几下，然后展开一角，一个精致的小月牙便出现在我眼前，那月牙的边缘光滑，弧度恰到好处。我看得目瞪口呆，迫不及待地拿起剪刀模仿。我学着母亲的样子，紧紧握住剪刀，可那剪刀到了我手里却变得无比笨重。我想剪一朵小花，先剪了一个圆形当作花蕊，可那圆却剪得坑坑洼洼，像被老鼠啃过一般。剪花瓣时，我用力不均，剪出来的花瓣参差不齐。我有些沮丧，母亲却鼓励我：“第一次能剪成这样已

经很不错了。剪纸讲究的是耐心和细心，多练几次就好了。”

在母亲的鼓励下，我又拿起一张纸尝试。这一次，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全神贯注地投入。我先仔细地折纸，每一步都格外小心，折好后还用手反复摩擦折痕，确保平整。剪时，我眼睛紧紧盯着手中的纸和剪刀，小心翼翼，每剪一下都斟酌再三。母亲在一旁不时地给我指点。随着剪刀的移动，我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生怕一个不小心就前功尽弃。终于，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幅窗花作品。我兴奋地拿着它跑到窗边，对着阳光看，那红彤彤的窗花映照着我的笑脸，也映出了我满心的成就感。

除夕那天，母亲将我们剪好的窗花贴在窗户上，我在一旁帮忙。那些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窗花在母亲的手中像被赋予了生命，家中瞬间充满浓浓的年味。

这些窗花，将原本单调的窗户装点得焕然一新。到了夜晚，家中灯火通明，窗外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我坐在炕头，依偎在母亲身边，看着窗户上那些被灯光映照得格外美丽的窗花，听母亲讲述着过去的春节故事，以及剪窗花的传统习俗和每一个图案里的美好寓意……

如今，每当过年时看到贴在窗户上的窗花，那些与母亲一起剪窗花的美好回忆便会涌上我的心头，绽放着属于它的独特光芒。

